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食貨典
中

(五)

古今圖書集成

并州置牧場馬大蕃息今之河東路是也宋明以來川廣之馬足軍國之用蓋牧養之利亦王氣去來爲之盛衰上

東南歲入

今日所入倍於祖宗時所費亦倍於祖宗時

自宋混一之初所入繕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爲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過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信倍於祖宗時多矣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之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間崇侈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滿八十萬比年安靜無事乃月支一百二十萬非泛濫不與焉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時多矣子

東南縣邑民財

自晉南渡之後東南漸重而西北漸輕至於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

自晉元南渡東南文物漸盛至於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亂江淮獨全歷五季紛爭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殺戮殘重而東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八年間咸獲安樂逮宋龍興伐罪弔民五國咸歸未嘗妄殺一人自後數十百年間西北時有少警而東南晏然斯民獨得休息以至元豐中比往古極盛之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幾至數十百倍至於庠序之興人才之盛地

氣天靈輿輳赫往古中原極盛之時有所不逮天下之勢正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故自東南漸重則西北漸輕以至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

九州所產

周九州所產與禹貢九州所產略同

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荆州其利丹銀齒革豫州其利漆絲桑青兗州其利蒲魚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魚鹽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以禹貢揚州惟金三品瑤琨綠瑪則金錫竹箭固揚州所產也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與夫礪砥碧丹則丹銀齒革固荆州所產也豫州厥貢漆絲緯紵則麻漆桑固豫州所產也然則餘州皆以其地所產之多少者而言之也王紹康

九州之田

吳越閩蜀之田在古爲瘠薄在今爲膏腴由八功之修治

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養灌漑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養灌漑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黃

九州田賦

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有田輕而賦重有田賦俱

等

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如青州田上下賦中上徐州田上下賦中中梁州田上下賦中下雍州田上下賦中下也或田輕而賦重如冀州田中中賦上上揚州田上下賦下上荆州田上下賦下豫州田中上賦上中是也或田賦等兗州田中下賦賦正是也以州之兵賦考之民之能出兵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餘而已民力厚薄由乎田之肥瘠自古當然而禹貢所出之賦乃爾輕重不同何故冀州土厚水深號爲沃野豫州夫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荆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爲羅綺之鄉荆州爲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難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於兗州無雍梁之邊患無青徐之僻陋又無荆揚之魚鹽又無冀豫之羅綺居天下有無之中此所以田賦等也明氏

九州之賦惟梁揚冀豫有時錯出

冀州出第一等有不給之歲即出第二等也揚州魚鹽之海出第七等近於太輕故有時而出第二等以補除餘州之不足豫州中國之交會出第二等蓋亦其優故錯出第一等至於梁州則夷狄北境變故不常而定出八等似若太優故無事則錯出第七等有事則錯出第九等也上

九州土貢

九州土貢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賦無地不

宜故特有高下

九州之貢各以土宜不可比而同也惟金三品羽毛齒革荆揚所同至於他物若漆則同出於兗豫若則同出於荆梁若則同出於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濱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絲枲之屬兗州則有絲及織文青州則有絲及絲枲徐州則有元纁精揚州則有織具荆州則有元纁縠組豫州則有枲絲紵紵等貢古於雍梁無之至於田賦則九州特有高下爾豈非桑麻穀粟無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上

唐鄧汝穎陳許洛地利

古稱肥沃之地至宋朝反成瘠鹵磽确

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鹽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棗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及山林數澤之所有往往與古無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在荆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秦晉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磽确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穎陳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逸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沃原泉散澤之迹逶迤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之菜茹往者因其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民或謂

兩浙地利

吳越未嘗被兵故其地利尤富

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偶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雖豚菜茹惟薪之屬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千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唐李士

荆州地利

鄂乃荆州之地於古為瘠自唐以來乃以沃稱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業遷流移都武昌而土地瘠瘠民間苦之當時諸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荆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荆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則是鄂之瘠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劇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虞以來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於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耳而土壤瘠瘠若此其不倖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為甚春秋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整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舟

車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墾滋利歲時浚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唐李

揚州地利

揚州於古瘠薄而近世乃為衍沃

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技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取利舉萃東南農商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弭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養其田雖瘠畜之牛羊牧之荆棘茂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溉利雖微不為沃壤得乎唐李

淮浙財賦

國用多而常患不足蓋知生財取財而未知節用以淮浙豐惠計之已二千三百萬以二千三百萬之息而為一千三百二十萬之費國用當充衍而有餘况夫今之淮浙所入不減於紹興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廣租賦與夫其他名目甚衆而儲時應竭常患無一年儲何歟豈非知生財聚財之源而未知節財之道歟王

江淮巴蜀財賦

漢唐以江淮巴蜀財賦給軍宋以江淮巴蜀之資供軍用何不見其有餘

古今圖書集成

巴蜀江淮自昔號為富饒漢高東向爭天下獨命蕭何留收巴蜀以給軍是以巴蜀之資取天下也唐肅宗駐兵彭源河洛以北莽為盜區第五琦所謂財賦之所出江淮為漕源以江淮租賦命輕貨以給軍故史臣謂張巡許遠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此以江淮之資平天下也今敵寇守邊徒以江淮巴蜀之資為巴蜀江淮之用宜若沛然未見其有餘何哉李士族撰

兩淮湖廣四川財賦

版圖視古為減而財賦視古為增

以今日事勢論之合吳越楚蜀之地東西特角視昔版圖所有殆不能半而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屬於上供而上供所入特不過閩浙數路夫以閩浙路之所出而資東南七八十年軍國之需無非殫竭民力以贍經費陸軍部諸路經制總制月椿及兩浙歲收緡錢宋未取民多於宋初時

今上供正賦不過緡錢二百萬如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宣和未發運使經制兩浙創立建炎初呂頤浩再復總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參政孟庾總財賦創立月椿四百餘萬紹興初應副大軍創立皆祖宗未嘗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收添糧本十分七分五分之額又起於近時也姑以兩浙官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縣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二百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隸朝廷州郡支費又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

矣劉子

兩浙板帳江西月椿

二者稅額太重

兩浙板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月椿之數出於一時而不能均如額之稅錢二萬三千三百八十有三緡而月椿之額財一千六百九十一貫額之稅錢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四貫而月椿之額七千四百百緡是筠之稅錢去袁無幾而袁之月椿幾五倍於贛江西月椿大略不均如此李士族撰

兩浙稅賦

兩浙既供兩淮歲輸茶鹽又隸朝廷取民重於宋初時

以兩浙言之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不下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郡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一百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隸朝廷州縣支費亦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安得不窮困無聊耶光宗朝臣

性理會通

田賦

龜山楊氏曰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業出則為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奸何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蔽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

田之要法也思慮屬奸尤不吝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後數歲之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為助不為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於百畝是為徹

大學衍義補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兗州厥賦員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賦中上厥貢鹽絳海物惟錯徐州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夏翟孤桐浮磬璆珠璣魚厥篚元纁緇揚州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

得貢荆州麻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純幹
絲枲織纈若丹惟繭絲枲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纁組
纁州厥篚織上中厥貢漆枲絲枲厥篚織梁州厥
篚中三錯厥貢珠璣銀錫若磐若磬厥篚織皮雍
州厥篚中下厥貢珠璣琅玕

臣按國家之用度皆取於民而取民之大綱曰賦
而賦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氏之
世始詳焉蓋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物之生
者未繁田之闢者未盡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
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賦有貢凡賦諸侯
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者也太
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爲定法孔子刪詩
特載之於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之有土
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爲準焉凡此外而別爲名
目如後世之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中正之道
天下經常之制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甸所謂五百里
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於米粟近地則
附其本業取焉蓋米以食人粟以飼馬無非以爲
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各有輕重之
等精盡之異非若後世一槩取之無所分別焉
虞夏公十五年初稅畝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五入一司事集

徵乎曰三言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
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
父貧也

臣按先儒謂有若請魯哀公行徹法欲其節用以
厚民也蓋國家之計皆出於民君之所用者皆民
之所供也君能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
之富也修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矣君孰與守
其富哉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孔子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
富而父貧斯二言也最爲親切著明九重之上念
茲在茲以示教於千萬世之聖子神孫則千萬世
之生靈不勝幸甚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買者文侯曰今戶口
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
是處人反要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毛
無所傳

臣按魏文侯一國之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
尚知課多之害於民而設爲皮毛之喻見萬乘之
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
政猶未足以贖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臣按致亂之道多矣而尤莫甚於厚斂自三代以
來皆因地而取稅至秦始皇始舍地而稅人皆十分而
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則民
之貧者何以爲生繼繼繼繼爲生則不愛其死是

這民而使之潰叛也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
置更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之
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哉蓋
蓋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
高祖之喪事事仰成倍加節約自有贏餘則雖甚
難考我聖祖得國之初凡事草創無所因仍然而
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其視漢文益數焉豈非難哉
今即御製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
三焉其一謂中原之民久困兵燹免山東北平燕
南河東山西河南秦隴夏秋二稅山東二年其餘
一年其二謂創業之初取辦應天太平鎮江寧國
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謂建都金陵以太平鎮江
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再
免一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爲州亦與免一年
洪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無爲州等七郡
徽州池州滁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
郡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軍惟是四年五
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月十月有免應天等
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陝右之詔十一年
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
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有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
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庫盈府庫充民力
未甞凡天下今年夏稅秋糧盡蠲免之嗚呼我聖
祖革命建極之初正創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備凡

官室禁衛官署城池藩府與夫壇壝學校禮樂器用一皆當創置矧千戈甫定之餘人民疲困之極列屯坐食仰給者衆分官置吏祿食者多所費比於承平之世異趨千萬尚有餘貲以資用度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此我聖祖所以結人心凝天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端有在於是也矧今承列聖重熙累洽之後垂拱仰成百度修舉不必更有作為一切事功略加省節自然有餘伏願聖明在上法漢文之儉德體聖祖之仁心慎乃儉德惟懷求圖使國計常足而有餘蓄時令有司計國儲之多寡因歲事之登耗屢下寬征之詔以甦農民之困所以固結人心者是在是以培殖國本者是在是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瘠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臣按秦漢之際其所以興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與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賦漢則十五而取一其後乃盡除之焉蓋財者民之心得其財則失其心苟得民心吾雖不得其財而其所得者乃萬倍於財焉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鑒秦漢之所以得失以為取舍哉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臣按以菽粟當賦謂以菽粟當錢物也蓋果生於地非一日所能致錢出於人力可旬月間而辦也自古職治體者恆重粟而輕錢蓋以錢可無而果不可無故也後世以錢物代租賦可謂失輕重

之宜違緩急之序矣故為國家長久之計者率以菽粟當錢物使其腐於倉庾之中備之於無用不肯以錢物當菽粟恐一旦天為之災地無所出金銀布帛不可以充饑坐而待斃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各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縵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

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謂法民丁歲輸絹綾絁及綿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動作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枲雖果亦不及木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為貢賦也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績婦惟治簞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蓋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出外夷閩廣通海船舶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徧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卉服之利始盛於今

代宗始以畝定稅而徵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

臣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經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數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類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

五十二國書集

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備情事已卽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類百世而不虧更不能以爲奇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粗庸調法焉可與同日語哉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幾百餘戶聞鄉縣舊三千戶今幾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應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言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脈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逼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

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壓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的具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卽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臣按武王克商之後西旅獻象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此書以戒武王謂夫明德之君能懷其德故致四夷咸來賓服若遠若近皆獻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獻者衣服飲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獻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異物進焉則非常矣必其君無有常德而玩好之偏聞諸中外故遠人亦以是視之歟嗚呼人主之好惡有關於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饋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經義集編食貨典第一卷四十一卷賦役部

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通於用而已非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於物貢固非無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諸異乎後世人主之求之歟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臣按通使需索之謂求求者下之乞於上不足者資於有餘之謂也魏甄氏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於人則是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方國其失自上豈小故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獵旌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光武下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律義導權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爲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唐光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

臣按漢家此三詔者皆不遵已之便而有愛民之實議表出之以示萬世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嘗養強熱或穿屈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臣按安帝此詔非徒有愛物之仁亦且得養生之義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

第六八七冊 之五八葉

臣持順帝此詔與唐太宗罪權萬紀同一心也所

謂不惟竭忠宣望之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文
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

臣持順帝此詔與唐太宗罪權萬紀同一心也所
謂不惟竭忠宣望之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文
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

隋煬帝幸江都諸見者專問禮餽豐饒則趨避
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銀鏡厨風遠通守歷陽
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賦務刻
剋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
無遺

臣按人君為天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
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祿天祿也所泄之職天
職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過承天意以予之
耳今顧因其所貢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豈天
意與人君為此其拂天甚矣煬帝之為楊也宜哉
其制為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祿絹之上下無
異物茲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
則以報賦

臣按唐制州府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匹
至其物易供聞加此數亦折租賦不別徵
考其所以為貢者不過藥物食用而已祖宗
以此為制後世子孫乃有如太宗之生日貢獻至
數千萬加以恩寵為榮之臣有日進月進因而
利進官者嗚呼謂之制之善而子孫猶繼之以
不善无貽謀不善者哉

太宗謂朝集侯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

充廷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獻土所賦或嫌其
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做效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
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謂踰境外求極為勞擾竊以謂郡國貢
獻非但踰所任之境而求之為勞擾也至於道里
之遠運之煩經過州邑起役丁夫備倩車馬官
府為之廢政農作為之妨棄上之所得無幾計其
所費百倍於所貢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齎貨
求之中國之外越沙漠漲海之涯其為勞擾又可
勝言哉

聖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
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上所生之物何者而
非大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為誇無之亦不足
以為歡為萬乘之主而欲人之貢獻既知其非而
禁之而又甚却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戒勿使
之知呼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
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於冊焉歷今
數百年猶如昨日乎然則人主豈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
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甚於庇庶又曰存
於有司之中其為無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詔可謂切要讀之使人悚然居
居易有詩云割我肉而食汝肉前思進人環
庫歲久化為塵可與馬應此詔雖傳後世人主
心惟而口誦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
黜愈神宗以諸州貢物耗蠹民力詔罷之

國林海錯則強奢商販至於食獸昆蟲珍味之屬則
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仰州軍
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酌天地宗廟陵
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
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臣按宋明諸帝往往罷貢獻而孝宗一詔尤為悉
知其弊其中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止許長
吏修貢然考杜氏通典及唐書地理志各載諸郡
土貢物件而宋地理志及會要亦載焉則是唐宋
州郡所貢土產已有定制有司每歲合依定制進
獻為宜又何用州軍條上為哉夫有土則有貢隨
其地之所有而獻之於上以為朝廷祭祀宴享之
需是固義之當為然不可過為需索以一人口體
之奉而貽累千萬人而耗其衣食之資甚者假公
以營私一人之用獲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費
其萬億焉是以自古愛民之君寧吾一人所欲有
所不損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萬人失其所
欲是以取於民也有制而庶幾惟正之供所供
者郊廟祭祀之品宮闈甘旨之奉軍國兵戎之需
與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闕者耳我太祖於國
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太監
之膳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
桑槧與凡皮角翎鱗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若
為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

臣按宋明諸帝往往罷貢獻而孝宗一詔尤為悉
知其弊其中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止許長
吏修貢然考杜氏通典及唐書地理志各載諸郡
土貢物件而宋地理志及會要亦載焉則是唐宋
州郡所貢土產已有定制有司每歲合依定制進
獻為宜又何用州軍條上為哉夫有土則有貢隨
其地之所有而獻之於上以為朝廷祭祀宴享之
需是固義之當為然不可過為需索以一人口體
之奉而貽累千萬人而耗其衣食之資甚者假公
以營私一人之用獲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費
其萬億焉是以自古愛民之君寧吾一人所欲有
所不損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萬人失其所
欲是以取於民也有制而庶幾惟正之供所供
者郊廟祭祀之品宮闈甘旨之奉軍國兵戎之需
與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闕者耳我太祖於國
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太監
之膳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
桑槧與凡皮角翎鱗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若
為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

急關之用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凡唐
宋以來所謂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依幸之珍
異一切無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臣按春秋書天王遣使求車求金說者謂其求非
所當求故聖人譏之然所求者中國之諸侯車以
爲乘金以爲聘猶爲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
冒不測之險而求無用之物於遐絕之域世祖在
元君中爲最賢而猶如此他又何貴哉臣嘗因是
而考古今之所謂寶者三代以來中國之寶珠玉
金貝而已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琥
珀瑪瑙珊瑚琴瑟之類雖無益於世用然猶可製
以爲器焉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皆塊石碎
砂之屬形既不圖文又不登他無可用者但可用
之麗金銀以爲服飾耳乃至費貲萬億以售之嗚
呼棄有用之金銀易無用之砂石元惑於買而後
人亦爲所惑何居

以上論貢賦之常臣按治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
不可過取於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爲國過取乎
民則難乎其爲民是以善於制治保邦者必立經
常之法以爲養民足國之定制所謂經常可久百
世而不變者禹貢所載貢賦二者是已若漢之告
繒算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稅間架之法宋之經總
制錢之類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暫行尚不可況常
乎臣於制國用總論理財之道之後卽繼以貢賦
之常者此也

古今圖書集成

正滿者也版籍既定戶口之或多或寡物力之或有或無披閱之頃一目可盡官府遇有科差按籍而註之無不當而均矣然民偶日滋事多端苟非撰造之初立法詳盡委任得人則不能禁革其脫漏詭寄飛走那移之弊請當大造之年戶部定爲則例頒行天下凡所造之冊必須縣冊詳於府府冊詳於布政司司冊詳於進呈者其縣冊當如諸司職掌所載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具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府冊止書地名司冊及進呈者則否如此則官府科差有所稽考得以驗其貧富民間爭訟有所質證得以知其虛實遇有旱潦有所優免不至於混而無別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與循而未改

臣按更卒兩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兩給中都官者也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

臣按後世戶口之賦始此蓋古者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稅出財役出力惟辭情無職事者則抑之俾親夫家出征稅焉非有所利之也自漢計口出算之後則凡爲民者有身則有庸力役之外計口出財遂爲後世定制

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傳

臣按傳著也言者名籍以給公家籍役也漢制民年二十二始傳五十六乃免至是景帝更爲異制令男二十始傳則是民之一生供籍役出口賦凡三十有六年也

齊高祖昭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項民傷已久乃至竊注管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叛停私而去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敎之深疵比年雖御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傷已遠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

臣按冊籍之弊古今一律國初洪武五年戶部發下戶以定民籍十四年始大造自是以來每十年一撰造民年十五爲成丁米及十五爲未成丁官府按冊以定科差脫漏戶口者有禁變亂版籍者有刑凡有科徵差役率驗其戶口田產立爲等第數役者不得差貧富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其制度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非止一端固非一二日禁革所能盡亦非一二人智慮所能周也

請自今遇大造之年先期勅戶部移文天下司府州縣俾其詳詢博採積年病弊何在各處事宜何如一一條上戶部戶部臣僚將所條具者講究處置以聞定爲則例頒行天下如齊高祖詔所謂各獻嘉謀以何算而革弊焉者如此則宿弊既革版籍頓清非獨官府之科差過均而民間之詞訟亦息矣

唐令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每里設正一人掌案比戶口課種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坊正在田野居者爲村別置村正

臣按周禮六鄉有比長閭胥之屬六遂有里宰鄰長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設蓋本諸此今制每一里百戶立十長長轄十戶輪年應役十年而

周當年者謂之見役輪當者謂之排年凡其一里之中一年之內所有追徵錢糧何項公事與夫祭祀鬼神接應族官府有所徵求民間有所爭鬭皆在見役者所司惟清理軍匠質證爭訟根捕逃亡挨究事由則通用排年里長爲此此外又分爲區以督賦稅謂之糧長蓋貧民之丁力相應者充之非輪年也惟糧多之處有之必須精擇其人不然非惟有虧於國課而又有擾於生民也

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凡里有手實法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關係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

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

代宗廣德二年勅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帳

宣宗時詔州縣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檢署記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科差

臣按天道十年一變十年之間人有死生家有興衰事力有消長物直有低昂豈不能以一一齊也

唐人戶籍三年一造廣德之詔且欲守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不得依舊帳籍况今十年一造十年之中貧者富富者貧地或易其主人或更其業豈能以一律齊哉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穫之後里甲入役之先布政司委官一員督府州縣官造明年當應賦役之冊先期行縣俾令各里開具

本里人民軍民匠董其籍各若干仕宦役占其戶
各若干其餘民戶當應役者總有若干量其人丁
事產分爲九等一以黃冊爲主冊中原報人丁有
逃亡事故田地有沈斥買賣審實造冊州縣上之
府府上之司委官親臨其地據其見在實有以田
丁相配參錯斟酌定爲九等則例隨據州縣一年
該應之役幾何當費之財幾何某戶應某役各填
注其下輕而易者則一力獨當重而難者則合衆
併力貧者任其力富者資其財必盡一年之用而
無欠無餘造成三冊一留司二發府州縣俾其前
期開示以曉民使知備豫至期據冊以召集使供
需之物則貴之見役里甲云然州縣所在或在衙
要或在迂僻衙要之所官物之運載使客之供應
蓋無虛日而迂僻之鄉固有經年累月而無一人
過往者也民之勞逸不均莫此爲甚請立爲均一
之法亦據此冊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計算不分
有無役占但見一丁出錢一文或二三文多不過
五文通收在官隨其縣分刷易道路遠近定爲雇
錢則例衙要縣分所收之錢雷縣應用有所不足
申文關領其迂僻去處量留足用之外具數報官
年終類送上司以憑均數其兩京之間運河之側
州縣人民尤爲勞苦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
所餘者用以補之雖然人烟輻集去處固易於備
雇矣若夫偏鄉下邑無人可雇何如召召農而役
之與之備直可也或曰近世均徭之法十年而一
役民頗便之若用此法則均徭不可行歟曰均徭

之法可行於江南不可行於江北可行於大縣不
可行於小縣可行於大戶不可行於貧民何也江
北州縣民少而役多大縣民多可待十年而一役
小縣民少役之三四已有周之者矣夫大戶產廣
丁多產廣則出財易丁多則出力省若夫貧下之
戶以十年之役併用於一時豈易當哉竊書以九
等之法與均徭之法計之譬如官有果十石焉九
等之法官使民日負一石十日而盡其十石也均
徭之法官使民一日而負十石之累日負一石者
雖有往返之勞然輕而易舉也一日而負十石往
返雖不煩然以一人一日而爲十日十人之事雖
強有力者固有所不堪矣况單弱者哉
唐租庸調法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絹二丈布
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貧鄉則輸銀十四兩謂
之調
用入之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
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
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臣按唐人租庸調法皆論丁一年之間納租之外
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三十日今制賦稅一出於
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爲定分其人戶爲上中下
三等各具軍民匠等籍排年里甲依次輸當之
外其大小雜泛差徭各照所分之等不拘拘於一
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即休非若唐人民有常調
役有定日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
書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

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錢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
虞候據摺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
臣按宋初以來差役法也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
及未成丁單丁女戶等第視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
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覲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
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
備水旱大闢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臣按此宋熙寧免役法也其議始於韓絳成於王
安石
元祐初司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爲今之計莫
若降勅應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
以前舊法章惇駁司馬光所更役法其略曰役法熙
寧之初遂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爲差役當議論盡
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
臣按呂中謂二法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二
役皆可也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
二者然後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半而已蓋實相
資以爲用也夫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
財各因其有餘而用之不足者不強也各隨其所
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強也彼有力者而無財吾則
俾之出力財有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財者而無力
吾則俾之出財力有不足者人代之若夫事鉅而
物重費多而道遠則必集衆力東來財使之運用
而不至於頓頭資給而不至於困乏則民無或病
事無不舉矣惟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
人者即宋里正戶長者長也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

即宋弓手壯丁也。有所謂皂隸禁子者，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謂稱子鋪戶者，即宋人揀稻也。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即宋人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為難。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丁口衆多，平日有行檢者尤之，然後上不虧於官，下不破其家也。若夫皂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直廳守門跟隨者，皆可用雇役之法。而在南京尤為切要，今後各府州縣，貧皂隸解京者，於民間應役人戶，選其馴謹強健耐勞者，以身供監獄守庫之役，其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以雇人代當。該銀十兩八錢，間加其數，歲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雇。凡予其雇工之直，須於按日當滿之後，則彼不至逃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穫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以上論傳算之籍臣按，制國用者取民財以用之，公也。而此以役民之力附於國用之後者，孟子論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而即繼之以力役之征者，此也。然舍孟子力役之征之言，而取漢人傳民丁算口賦之籍，就後世以爲言，以見計口用丁而因之以取實是亦制國用之一法也。

荆川釋編

鄭樵論貢助做法

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藉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逸散而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散也。呼爲車轍之轍，則無義。

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爲通徹之徹。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爲通侯，是也。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畝，公田百畝，八家皆私，百畝盡一井九百畝之田，合八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情者，及已收穫，則計畝哀分以哀分之數先取什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斂法。公劉居邠，徹田爲糧，宣王之時，召申伯，徹土田，春秋之時，有若對京公以宣徹之語，皆徹也。如此，則井田易制，不必如棋局然也。王畿千里，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爲千里，亦猶是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無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如此，則公卿采地及九服之內，盡是助法，惟六卿六遂公邑二百里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爲公田而不稅哉？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爲井，井中爲公田，外爲八家之田，透徹而耕，及其出稅，依公田之法而稅之，凡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爲商，諸侯侯武王初得天下，純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爲徹。凡言周爲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已變之矣。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蓋疑之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土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會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爲成王乎。

經濟叢編食貨典第一百四十二卷賦役部

傳稱穀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愛助法，何也？商宋民頑，更得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田稅辨論田稅輕重遺失

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謂多則策寡則貶，周禮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按戴師文曰：凡任地，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廬謂之園廬，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蓋園者不稅五穀，其種雜物所出不貢，廬者工商雜處，百貨所聚，其得必厚，聖人抑末之意，以爲在國之園廬可輕之，而爲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不可也。據此上文，謂任地謂園廬，則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征皆承上園廬之文耳。所謂惟其者，特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觀上文無征二字，下文又曰：漆林之征，則非田稅明矣。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怪魯宣之稅畝，哀公用田賦之過哉。

馬端臨論復除附論舊唐書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非也。蓋

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責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手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墾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邑之人既元無田則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至卑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之事矣

按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並用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救焚然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議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勅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劾令人蘇軾不肯書黃遂大悟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權舉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雖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征取然則諸賢雖號為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固中蓋未嘗有一定之見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為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恩提舉司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實利而復征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竭遂至實利積壓此皆其極弊處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姦

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且不遺餘力然攷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定足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盛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則知與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望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費發錢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果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懸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供雇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狠愎不能然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儉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為之宗主然惇元祐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其說不惟切中元祐之病且亦深知熙豐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攘臂稱首者正張商英所謂熟荒要做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不了然胸中其奸人之雄與

圖書編

議田賦

河南之田賦在國初時當民力饒裕未嘗患其不均

也今合八郡而統論之則彼此大懸絕矣故重者計畝輸斗而輕者畝不輸升以不輸升者而較之輸斗者其相去蓋十倍此或謀始者之未審與而棄右之衆併姦尤之隱漏又多苟有之民如之何而不病也故漢曰亟欲均之夫均之誠是也然以人情觀之則可行於一邑不可行於一郡而一省則尤難矣况又制額減不可變也而救弊之術可得而議者有數端焉一日殊正派謂實徵折布之類以糧之重輕定數之多寡也二曰均兌軍需汝南二郡之稅均輸水次與諸郡等也三曰別糧價謂重糧得輕價輕糧得重價也四曰酌歲辦謂非常之雜供歲不常有令糧重者常得脫也五曰嚴徭役謂移其糧重者之徭而加諸糧之輕者或十之二三可也之五者跡似循仍而意實釐正百姓亦陰受其惠矣且又無丈量之煩而表公平之體美為而不可也

賦役議

荆湖之民惰者不能耕而本業日虧貧者不知販而生計日縮其舊鈍者甘於為傭而驚悍者流而為劫於是賦之不能盈其額而役之有不能任其力者矣為今之計當則略倣建中兩稅之遺意戶無主客以居為簿丁無上中以產為差不至如陸敬輿所謂計估算錯失平長偽挾輕資者以後而為脫教本業者以在而倍誅其亦可以均賦乎役則隨行熙寧雇役之成規官任其募而橫費省民出其直而休暇多不至如馬端臨所謂雇稅聚頭徵求凌蔑官以役之貧富為官况之豐嗇戶以差之繁省卜家道之衰隆其亦可以均役乎嗟乎會計之目唐獨精於東南以兵

齊稱也是役之條未獨詳於荆湘以民力薄也由吾二者之說酌而行之一年而事役均十年而庶功興其或可以有教於今乎

田賦總敘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蠲徭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輸其賦仰事俯育咸得其所而無甚貧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人獨運於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難察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受奸弊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精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墮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予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割裂上之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賈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開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夏法壞於執唐祖唐嗣之夏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差稱而後之為國者

又莫能變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多事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賦稅總敘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盡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七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倉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夫農者國家之蒂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指內帑以濟經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主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

賦役版籍總論

賦役版籍一歲會實徵十年擴造黃冊開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田曰官田曰民田凡二等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役曰甲役曰徭役曰雜役凡三等皆有力役有雇役計其丁糧為差國初天下田土總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零征科之數制為兩次夏稅則納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外此復輸錢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三十八萬八千七百秋糧則納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石外此復輸錢五千七百三十

經濟集編食貨典第一百四十二卷賦役部

錠絹五千九百夫以田而貢之以是賦以漢唐準之似有過於重者殊不知漢唐之田賦雖輕而他賦則重我朝自兩徵之外而他無雜征况於茶課鹽課前代所倚以侵漁者亦且從而罷之矣其後撥給親王功臣及土地肥瘠開鑿災傷等項或增或減無常賦則是法雖有一定之則而斟酌之權未嘗不行乎其間也蘇州府一州七縣額田九萬頃歲徵糧二百七十萬帶耗其稅糧二百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七縣額田十八萬頃歲徵糧三十六萬較蘇州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倍較歲糧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又松江府惟兩縣歲輸稅糧一百二十萬北直隸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糧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兩縣稅糧視一百一十七縣稅糧重輕懸絕如此彼蘇州之民何辜而受其苦哉因求其故蓋以賦虜張士誠伏誅其將帥叛臣亦從嚴減田皆沒官故凡租稅之重皆官田也今項民埋隱官田以為己業轉將瘠田認為官稅甚則泥田水塆沙壓田去稅存里甲賦累害愈不可言今已不早圖切恐民病寢輟曰天下農民之病自江而南由糧役輕重不得通均自淮而北稅糧雖輕雖役則重夫雜役之重非其有益於國也如其有益於國不得已而重猶之可也今則縣有司人自為政高下任情輕重在手大為民害如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歲出班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沒夫兩夫泉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銀十二兩視而計之洪夫之役歲費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究言也已徐州之民僅二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故徐州民年年拘役無一丁

免者雖窮坊僻里僅有一人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是民病已極矣何不寬一分使民受一分幸乎浙江閩省糧役重輕之籍書爲一橫曰糧役冊將一省丁田糧先揭大綱後列條目年有定額糧有定式民有定役官有定守賦汚官吏雖欲低昂其手以瀦取於民不可得也豈非良法乎

丁糧應編總論

淮以北土無定賦以一望爲項欺隱田糧律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盡爲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民凋殘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有奇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宜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宜司圖計者知所以處之矣周忱戶口論曰或投倚於勢豪之門而自幼至長無復履差或招誘於僧道之途而化緣財物遍遊四方冒名爲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舉家於舟則四水土洋莫知蹤跡冒隱實賣南然無愛

清冊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奏爲授時任民事臣考圖者今之黃圖故謂之板亦謂之方儀禮注云百名書於方以方板圖大可以曲折畫圖周禮地訟正以圖即謂是也與籍大段不可合故古人止用圖以證地訟所謂地訟地之無民照對者乃奸人飛詭之源也我祖宗朝屢頒下田不出圖戶不出鄉之禁以防飛詭徐州縣村落有大小人戶聚散無定

居故疎紅流水魚鱗等冊雖詳而該圖之中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里巷之總凡經界大政因以反略即終不能合於冊籍所以不久隨廢蓋不知古人立圖與籍實是兩事林動政本書作圖之法以田爲母以管業人戶爲子蓋不照籍冊所登地方以爲憑據人戶雖有逃亡土地只在本處是正地訟切要法也故今欲清冊惟在以各縣地方通融紐算分爲幾圖其散漫山坡人少地荒去處又以近分屬各圖東西相准南北相照立爲封界記定四至約其項畝總數實寫管業籍籍係某處人戶於上因以立保甲比追胥別爲一圖不必強同籍冊等因該本部看得圖者地圖也所以圖其地畝坐落之形委與黃冊不同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地土其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差役詭寄田產違監生往丈之畫圖編號悉書名爲魚鱗圖冊以備查考今本官奏欲清冊合行各該撫按官酌處施行

清籍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奏爲授時任民事臣考籍者今謂之黃冊古謂之冊冊者策也以行簡編此以殺青書謂之冊儀禮注云不及百名於冊爲其條小止可計數周禮民訟正以地比即爲是也與板圖大段不可合故古人止用地比以正民訟是民與地之有照對者不能作飛詭之弊者也我祖宗當時方欲寬鄉徒田舉鄉徒民又因爲與前圖畫不合所以均平里甲之政反爲之妨蓋不知均里甲正在通融各鄉村落不當爲地圖限定者也等因該本部看得籍者冊籍也所以籍其丁產多寡之數委

與地圖不同我朝十年擴造一次名爲黃冊前列里甲格眼後開人戶丁產稅糧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已是定規本官奏稱今欲清籍不過照見冊追究逐年所以飛失田土人戶之故則寄居捏荒田土盡出投首深爲有補合行各該巡撫官查照施行

擴造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奏爲授時任民事內稱地圖既清里甲差役毫釐不均無所逃矣乃每十歲擴造之時通將該州縣有若干圖分限田限丁而均派之十年之後消長不一則下之凡一里甲有比衆田不及一項以上人不及十丁以上則以有餘者附益有比衆田增至一項以上人增至十丁以上則聽不足者收補今止爲造定格冊內前遂妄指爲版圖不可更易只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以括之反因是每十年爲奸猾飛詭一次嘉靖元年臣治成安時正改造黃冊未定臣即不拘舊定屯社之圖不拘軍伍不分戶之例一以均里長之丁產甲首之多寡爲事即一時之地土廣畝小畝人人願均而有司舊日之偽增戶口人人願改去其詭捏名字一十一屯社事定而人心大悅乃於黃冊之外別作一圖名曰人戶歸圖冊與黃冊判而爲二其今之黃冊則名曰地土歸戶冊以相參對甫成臣又妄意以爲圖籍既正里甲既均遂旋可以查舉世業田以率聯族屬者別處口分田以廣惠困窮矣臣思今之族大者就其家抽出世業田隱然有宗子收放之意無難舉者若口分田則當別爲一制不必依舊唐法只將自後沒官田土分給州縣無田窮困之民每十年一